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有妇之夫

(英) 皮尔斯·保罗·里德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夫 妇 之 有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妇之夫 / (英) 里德 (Read, P.P.) 著; 张之亮译.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有… II. ①里…②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42555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1·13

定价: 4500.00 元 (全套四十卷)



当代全球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巨著精选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當代世界金榜暢銷名著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當代世界金榜暢銷名著

当代全球十大畅销书排行榜

- 1、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有“世界第一畅销书排行榜”之称。
- 2、美国《纽约书评》畅销书排行榜：是文化阶层的重要阅读指南。
- 3、英国《书商》杂志畅销书排行榜：英国出版界的专业排行榜。
- 4、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反映德国图书市场情况的一面镜子。
- 5、香港《亚洲周刊》畅销书排行榜：目前是华语书界最具影响的畅销书排行榜。
- 6、法国《读书》杂志畅销书排行榜：法国最具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
- 7、美国《出版家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始于1895年，历史最悠久的畅销书排行榜。
- 8、英国《泰晤士报周日文学增刊》畅销书排行榜。
- 9、俄罗斯《俄罗斯书评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 10、日本《读卖新闻书评》畅销书排行榜。



内 容 简 介

没有婚姻的爱情是无契约的承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无承诺的契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婚姻则是生活的必需品。

人们都渴望有爱情的婚姻，然而，有谁因为没有爱情而拒绝结婚？这需要魄力和勇气。

没有婚姻就没有家庭，有了家庭就有了责任。

无论是有妇之夫，还是有夫之妇，都是婚姻的维护者和家庭的承担者。

本书写的是一个幸福家庭的不幸变故，约翰是一位年轻有为、令人羡慕的高级律师，妻子出身贵族、温柔貌美，一双子女活泼可爱，这样的家庭是何其美满幸福。然而，人到中年却风云突变，彼此开始厌倦和不满。

约翰外遇，妻子移情，他们背叛了对方，背叛了孩子，背叛了爱情。

当家庭只是一种借口，婚姻也就名存实亡。

约翰却以一种家庭的责任感来维持渐死的婚姻。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和情夫双双暴毙时，他先是恐惧，继而悲伤，但更多的是妒忌和愤怒。谁是凶手？他感到困惑。当一切都真相大白后，他后悔、愧疚，同时领悟到：人都是利己的。于是他对生活重新做出选择……

有
如
之
夫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小说笔墨清新，结构严谨，情节逼真，个性鲜明，面世后佳评频传。

掩卷之后，我们同样领悟：

游戏人生是假，逃避现实是真。

我们追求的应是永生长存的幸福，而不是稍纵即逝的狂喜。

这部新小说使我感到非常真切，引人入胜，说出了许多值得说的东西，所描述的人的处境是许多人都痛苦地体会到的处境，我认为这本书棒极了，应毫不犹豫地授予金奖。

——美国《旗帜晚报》

本书给人一种颖悟，令人耳目一新，使你无可抗拒地被作者的描述所吸引，为他那种超乎寻常的敏锐风格而感到惊讶，以致不由地同意他的观点。

——美国《新政治家》

这是对雄心、金钱、政治、法律的令人惊叹的观察和研究，充满了通常习见的丑闻与阴谋。

——美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本书与皮尔斯·保罗·里德所写的其他作品一样，可读性极强。

——美国《金融时报》书评



第一章

有
如
之
夫

1973年8月3日，星期五，三个男子坐在一个内伦敦刑事法庭谈论事情——一个是急躁不安的年轻人，面颊清瘦；另一个胖墩墩，戴着眼镜，身穿一套布满褶皱的蓝色西服；第三位头戴假发，身着长袍，个子高，正值中年，是个律师。他们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可每个人表情却完全不同。年轻人看上去焦虑不安——因为他是被告，自是如此；第二位是初级律师，对第三个人说的句句话都毕恭毕敬点头附和；中年律师在对另外两人说话时，眼睛却注视远方，好像有什么令他更感兴趣的东西要从门里飘进来。

如果说这次谈话有什么地方与往常不一样，那就是尼尔·斯特里克兰律师对按日计酬的人说话的速度比平时更快了。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满脸不快，说话的语调中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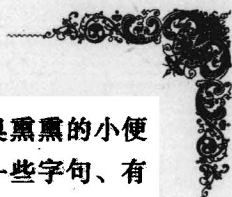
出不耐烦的情绪。那两位不知道，他一个多月前已叮嘱过他的职员，他不愿意在8月份工作，可现在已是8月3日，还要为这个被指控接受了赃物的青年技工出庭辩护。

指控青年技工的罪行的证据不充分。按照那位衣衫不整的初级律师的最初意思是对控告表示不服罪，但是约翰知道，如果这样，这件案子就将一直延长至下星期了。他劝说当事人，这些证据充其量只能判他六个月监禁，如果认罪，可节省下上法庭的时间，判决可能会暂缓执行。

那位年轻人好像不情愿接受这个劝告——他认为不应该冒认自己没做过的事——但初级律师对大名鼎鼎的尼尔·斯特里克兰钦佩万分，他初变初衷劝当事人还是答应下来比较妥当。三个人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一起回到法庭上。技工认了罪，约翰为他能减刑，理直气壮地做了辩护，可法官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作出判决。判刑倒的确是六个月，但没有暂缓执行。所以，当尼尔·斯特里克兰急不可待离开法庭，去赶5点钟到安道尔的火车时，那个年青技工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了下面的监狱。

走到街上，尼尔拦了一辆出租汽车，习惯性地告诉司机送他到艾伯塔——他向来都从那个火车站乘车到自己在阿利坎特的别墅度周末——汽车开到牛津大街，见到那些穿着带花纹皮裤的游客，约翰这才想起自己不是去别墅度假——他是去安道尔岳父母家与家人团聚，现在出租车却背向而行。结果，他赶到阿伦墩大街车站为时已晚，错过了5点钟的火车，只好又加了三镑多钱和一笔数量可观的小费给那位对着他微笑的司机。

买好票后，到附近公用电话亭给妻子阿加莎打电话。



在等待妻子回电话时，斯特里克兰闻到一股臭熏熏的小便味，百无聊赖地看了看乱写在米色瓷釉上的一些字句、有的是人名，有的是粗话，有的是足球标语，更多的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乱涂乱画。没人接电话。他走进车站小卖部，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边喝塑料杯奶茶，边等下一班车。他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可惜，他看不到自己脸上的丰富表情。出现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个年轻技工被判决后小平头下那张瘦瘦的脸——一副似痛苦又似获胜的表情，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遭受不公正待遇，又乐于去验证他预期的结果似的。

约翰考虑的倒不是不公正——对当事人的命运，他向来都持超然态度。他想到的是，他提出这条劝告，会不会让人察觉，这摆明了是为自己图方便——当然，不是说那个技工会有什么看法，他显然是笨极了，再说本来就可能就是个罪犯，只怕那个机灵的初级律师已经察觉出来了。虽然约翰清楚，他所享有的盛名，不会使他的形象受到损伤，可这桩事还是给星期五晚上离开伦敦的旅行徒增了一丝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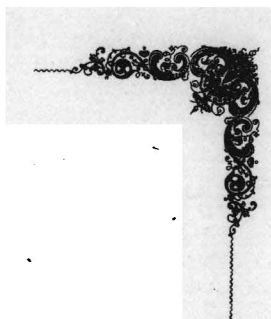
约翰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到他不愿去的地方去度假。岳父、岳母都使他心烦，有的朋友传言，约翰夏天到他们那儿去，要不是为了给自己节省带家眷到别处旅游的开支，要不就是阿加莎的缘故，她看去挺随和，却很有个性，热忠于带上孩子回到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去，任凭约翰自己来决定与他们同去，还是孤单一人待在阿利坎特的别墅里。

现在已经定下来，斯特里克兰一家在8月份的最初两

有
如
之
夫

个星期要上诺福克去。约翰坐在小卖部时想明白了，如果他下星期决定不回伦敦的话，那是因为他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的人，既做好了安排，就要付诸行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若是说那位青年技工最终落得了这个下场，可也有许多像他那样的人最后会得到好处啊。

这样一想，那个青年人就很快被抛到脑后。约翰对凌乱的四周仔细看了看——旅客们衣冠不整，女招待倒茶时有气无力。这是民族衰败的迹象，他暗自思量着，人们已都不愿花心思穿得体面一些，甚至保持干净了。这时，他想到了坐在脏兮兮的椅子上喝淡而无味的茶会弄脏他的细条纹西服。当他正一门心思想着英国铁路局要出资多少才能将车站清理干净，他从透明的玻璃窗上看到上他那趟火车的人已站好队。他离开了小卖部，站到队伍末尾，时而朝前挪挪跟上队伍，不懂自己干嘛要受这份罪，抛弃自己的尊严，到一个并不想去的地方去。最后，他在火车上找了一个座位，拿起一张晚报，看些无关紧要的新闻来打发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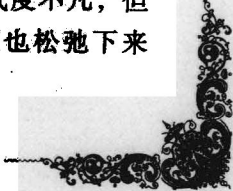


二

有
如
之
夫

在安道尔换了火车，尼尔的心情还是郁郁寡欢。到达海滨的阿克伦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接他，他那自怜的心情立刻转为盛怒了。约翰又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岳母打了个电话，语气不佳地说了他在哪儿。半小时后，阿加莎开着他们那辆已显破旧的沃尔沃轿车到了。当时尼尔正在气头上，他没有拥抱妻子，板着脸，咬着牙关坐进车里。

阿加莎·斯特里克兰也是高个子，走起路来，像所有个头高而颇具吸引力的人那样，很有自信。她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蓝眼睛，看上去挺不错，甚至有几分贝拉夫人的模样，笑起来很可爱，静下来又别有一番韵味。阿加莎比丈夫小八岁，生过两个孩子，虽然腿长、腰细，可乳房却已下垂，左腿膝盖后面突出扎眼的青筋，大腿四周隆起一团团赘肉。她现年 32 岁，脸上渐渐失去原有的光泽。约翰也一样，虽然在法庭上显得十分英俊，气度不凡，但假发下的头发已逐渐脱落，长袍里的白肚皮也松弛下来了。



他们结婚已有 12 年。在回父母家的路上，阿加莎很快看出丈夫心情欠佳，就像下雨了要打开伞一样，她装作没事似的问：

“怎么不通知我你什么时候到？”

“我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

“总不能让我们整天守在电话旁吧？”

“你知道火车到站是几点。”

“星期五有三班车。”

“你应该知道我乘的是这一班。”

“你说的是乘前一班车。”

“你去了吗？”

“我要给孩子们做晚饭。”

“那你母亲呢？”

“她和克乐格太太喝下午茶去了。”

“那你父亲呢？”

“他也去了。”

“当然，他们是不可能错过和克乐格太太喝茶的。”

“他们干嘛在我们来之后，就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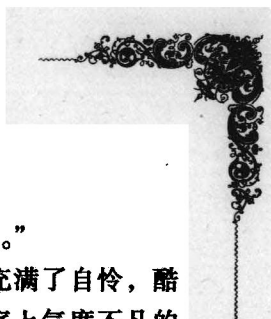
到达阿加莎·斯特里克兰的家——埃森的老教区长邸宅之前，一路上两人都不说话。他们进屋去找阿加莎的父母埃米和马丁·洛夫，但他们已经就寝了。

“吃晚饭了吗？”阿加莎问丈夫。

“没有。”

“你应该在火车上要点东西吃。”

“火车上没餐车。”



“怎么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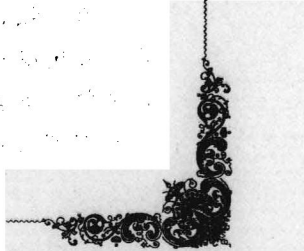
“有一场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

“鱼馅饼大概没有了，你只能吃炒蛋了。”

他们来到厨房，约翰坐到桌旁，脸上充满了自怜，酷似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不再是伦敦法庭上气度不凡的律师，就连平时态度温和的阿加莎，在第三次走到炉边时也感到很不耐烦了。她板着脸，看上去气乎乎的。

约翰在用餐，阿加莎一言不发坐在旁边，随后收好碗碟便上楼洗澡去了。20 分钟后，约翰用同一盆水中洗了澡——这是他们刚结婚时养成的习惯——然后和妻子一起睡到洛夫家备用卧室那张结实舒适的双人床上。他们盖上床毯，拥抱亲吻——也是一个老习惯——然后就关灯睡了。

有
如
之
夫



三

约翰醒来时心情并不见好。第二天一早，他就知道遇上新的麻烦了——先是他的儿子汤姆和女儿安娜闯进了房间，跳到他们床上，绕着房间跑来跑去。把他们赶出去后，隔上四五分钟又转回来了，争啊吵的，或者——小孩子说变就变——来逗弄睡得正香的爸爸妈妈，直搅得他俩睡眼惺忪，叫苦不迭，还憋着小便。他跌跌撞撞冲进了浴室，之后才下楼去吃早饭。

约翰在厨房和阿加莎的母亲埃米碰了个照面。即使过了几年，无论什么时候见到约翰，埃米还都无法掩藏失望的表情：她原希望女儿能过得更好一些。他的岳父，一位准将，从花园进来了。他坐到餐桌旁，谈起他从晨报上看到的当天新闻。埃米给他们端来了烤面包、咖啡和炒蛋——她的热心反倒让女婿很不高兴，因为咖啡里面有渣滓，家里没有桔子汁。她是像泡茶一样泡的，再者他昨晚吃的就是炒蛋，觉得蛋吃多了——尤其是和咖啡一起吃——对他的肝脏有影响。岳母递给他看的是《卫报》，而

不是《泰晤士报》，而且已被马丁·洛夫折腾得皱巴巴。约翰刚要静心看报纸，这位准将却开始大发议论了。

“喂，小约翰，”他说，“你是个有名的律师，你对政府规定不准罢工有什么看法？”

约翰讨厌就餐时说话，他真希望这会是在自己家里，手里拿着一份干净的《泰晤士报》好，他说他还没考虑这个问题。

“我看这种做法很不明智。”这位准将说。他的外表告诉人们他以前是个军官——个子高大，身子笔挺，胡须满面，举止得体，——但一开口，往往语出惊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制定不会被执行的法律，要知道，他们是不能执行这种法律的。他们已经裁减了军队，即使没有裁减，我看我以前待过的军团也不会去管理一个煤矿。”

“用不着牵及军队，”约翰说，“可以处罚工会，或者取消他们对民事诉讼的豁免。”

“我知道，约翰，这我知道，”他说——争论得更来劲了，“但事情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就会不满意你们的做法，进行罢工。如果你阻止不了罢工，倒不如顺其自然，不明不白算了。”

“当然。”约翰心不在焉地说。他只想继续看报纸。

“归根结底，一个工人对工会比对政府更忠诚，但谁又能责怪他呢？在30年代处于困境的时候，是工会帮助了他，而各种各样的政府组织却冷眼旁观。”

阿加莎面无表情，坐在那里显得很不耐烦，在父亲和丈夫讨论政治、钱或者汽车的时候，她总是这副模样。同样，阿加莎和母亲谈论烹调、服装、花园或孩子时，约翰